

<<彼岸的女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彼岸的女人>>

13位ISBN编号：9789866118128

10位ISBN编号：9866118126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本事文化

作者：張耀升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彼岸的女人>>

前言

這個故事開始得非常突然：「當梅雨的氣味終於浸透了象山，女孩也來到了他的門前。」沒有交代，沒有原因理由，戲就這麼開演了——突兀的開場帶來新鮮的刺激，正如憑空而降的女孩，闖進雕刻師的生活，為心如止水的男人帶來未知。男人為女孩打開了門，開始了性愛、回憶，與氣味的夏日，也攤開他人生的橫切面，暴露出慘不忍睹的傷口。

傷口也是開口，在他觀看、聞嗅、觸摸、最後以刀鋒穿刺剝去木屑，喚出雕刻物的本質時，我們彷彿也觀看並穿刺了雕刻師的人生，還原了他生命所有的細節：他的童年、母親的愛恨糾結、妻子先給他愛的可能又帶來傷害、女兒是雙親傷口的集結、最後是這個神祕的女孩……張耀升藉著這個滿身是傷，然後又不停傷害別人的男人講一個愛與罪惡交纏的故事。他給了男人與命運交鋒的競技場，同時也給了他與自己和解的機會。男人會如何選擇，過往的罪惡是否真能一筆勾消？這齣戲高潮跌起，懸疑感官，但是最精彩的都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處。因為那裡有鬼。

愛與欲，誘惑與罪惡。

命運最終總會給我們一個交代。

只是我們不知道，站在我們人生路上那一端的是怎樣的人？

<<彼岸的女人>>

內容概要

他是張耀升。
他看得到你心中的鬼 張耀升降魔之作 繼《縫》之後，再次踏進人心深淵。
流年危脆，命運之人狹路相逢，沒有人能從自己造下的罪惡中倖免。
潮濕的盆地山邊，梅雨和颱風交替來襲。
獨居的雕刻師，企圖從木頭中召喚出觀音來，每一尊觀音都神似他死去的妻子。
他以此乞求寬恕，得到內心的平靜。
但是下雨的那天，有個神祕女孩突然造訪…… 女孩帶來狂烈的性愛、喚醒風暴般的過去， 原本鬧鬼的屋子漸漸安靜下來，女孩的眉眼神韻卻開始與妻子重疊…… 妻子早已到了彼岸，是誰將她召喚回來，重現於女孩身上？
關於彼岸的傳說： 據說人死之後，黃泉途中，冥界三途河邊開滿彼岸花。
花香帶著塵世的土味，勾起死者生前最後的記憶。
伴隨死者渡過忘川，生前一切至此盡數成灰。
但若生者不捨，希望召喚死者回來， 可以焚燒以彼岸花、六畜蹄、遺族的髮甲而成的「黃泉歸來之香」。
死者從黃泉歸來之後，身上將縈繞一股具有毒性的彼岸花香。
張耀升以《縫》驚豔文壇之後，封筆消失了八年。
再出手便是長篇小說《彼岸的女人》。
小說家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們不知道。
只能從作品中感受他行走於人心微明微暗之處， 召喚出曖昧魔幻時刻， 他的筆像小說中的雕刻刀，圈圍出人鬼共處的結界， 彼處天光昏微、鬼魅生猛。
小說家垂首斂眉，站在結界邊緣， 他既像召魂者，也像降魔師。
他的模樣讓人敬畏，他要說一個鬼魅與性愛交錯的故事， 一個潛伏在人生中所有未可知的事。

彼岸花 人死之後，黃泉途中，冥界三途河邊開滿彼岸花。
暗紅如血的彼岸花，又稱為曼珠沙華，位於陰陽交界之處，花香帶著塵世的土味，勾起死者生前最後的記憶，讓死者誤以為前方是留戀不捨的人間而僵僵前行，曼珠沙華燦爛如火，是黃泉路上的唯一風景，照亮死者的最後一段路程，當死者踏入冥界而領悟到天人永隔，已然渡過忘川，生前種種盡數成灰，不復存在。

黃泉歸來之香 戰國時期有一種召喚死者的焚香稱為「黃泉歸來」，是由彼岸花、六畜蹄與遺族的髮甲調製而成，若是在新葬的墓地前焚燒，最先升起的彼岸花香會擾亂亡魂的方向，接著六種畜生的蹄甲融入彼岸花香中，由於畜生的腳幾乎無時無刻接觸土地，是動物身上土味最濃的部位，蹄甲的氣味會引領死者返回忘川，最後，遺族的體味將牽引死者走向生者，返回陽間。
回到人間的死者由於曾渡過忘川，失卻部分人性，性格將變得冷酷殘忍，且曾經行走於彼岸花畔，身上將縈繞一股具有毒性的彼岸花香。

聯合推薦 陳雪 楊澤 劉梓潔

<<彼岸的女人>>

作者简介

張耀升 文字的召魂師與降魔者 小說家，也是影像創作者。

二十八歲以《縫》（木馬文化）驚豔文壇後，封筆至今。

2010年曾去遠方流浪三個月，內心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彼岸的女人》是封筆八年後第一部作品。

身為小說家，他不是寫小說，是以文字召喚與伏魔。

<<彼岸的女人>>

章节摘录

當梅雨的氣味終於浸透了象山，女孩也來到他門前。

她穿著粉紅色背心與牛仔短褲，帶著一個抽煙的男孩，站在他的工作室門口，問他可否借地方拍照。

「我們攝影師說這裡有很多木雕佛像，氣氛很特別。

」她兩手合掌頂在下巴，拜託他：「我們只拍一個下午就好。

」他無意回答，拿起雕刻刀，修飾檯燈下的木雕觀音。

女孩靠近他，彎下腰，兩隻套著紅色碎花拖鞋的腳掌踏進燈下，他不悅地抬頭，正面迎上女孩的笑臉，女孩耳際的幾撮細髮垂下來，散在他額頭，說：「拜託，這是學校作業。

」他之所以答應，並非源於女孩的美貌，事實上，女孩的外貌並不出色，除去胸與臀，膚色偏黃，嘴唇太薄，鼻子不挺，兒童一般的輪廓，缺乏女性的魅力。

但是女孩的眼尾有著一顆小小的黑痣，配上那張童稚的臉，令他想起早夭的女兒。

擔任攝影師的男孩說保證不會影響他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

女孩旁若無人地在他的工作室裡褪去衣服，換上過小的白色上衣，以及黑色百褶短裙。

攝影師男孩叫女孩靠在、躺在、趴在他尚未完成或已完成正待取件的作品上，幾次他正要下刀之際，閃光燈咻一聲亮起，令他瞬間目盲。

他收起雕刻刀，轉過身想請他們離開，卻看見女孩跪坐在牆角，短裙拉至膝蓋上方，攝影師換上長鏡頭，也跟著蹲低。

他發現，每當攝影師放下相機，目光都是落在女孩大腿間的陰影，他不再多說什麼，轉而將自己當作一個觀眾，站在一旁觀察兩人的互動。

學生時期他修過攝影課，也曾開過幾次個人攝影展，他看得出男孩只有九流的技術與三流的光線概念，僅有器材是一流的。

與其說是攝影，不如說是男孩以單眼相機這樣的昂貴設備做為面具，一方面遮掩色慾，一方面替窺視的雙眼打開一扇窗。

年輕人的色慾，他在心裡如此嘲笑。

就他看來，這個男孩終其一生都必須靠著掩飾或工具，才能滿足自我。

在這具年輕的軀體裡面，除了體力，沒有其他能使色慾圓熟至爆發的可能。

男孩命令女孩張腿、抬腿、蹲下、起立，擺出各種姿勢，然後透過照相機的鏡頭，把自己投入觀景窗中的某個位置，以此演繹各種體位，但何必如此？

那些行為看似來自內在情感的表現，實則不過是偽裝，人們為了引誘他人而擺弄出各種姿態與行為，並非是為了表達內在情感，而是要將之扭曲，以符合他人的美好想像。

那都是外在的雜質罷了。

以他多年的雕刻及嫖妓經驗，他知道如何蛻去雜質，直取核心。

就像從木頭中挖掘出一尊觀音像，那並不是他將木頭刻成觀音，而是觀音本來就在木頭裡，他只是藉由雕刻，除去雜質，讓觀音從中顯露。

他觀察女孩的外在，眼神如愛撫落在女孩身上每一處，將女孩視為一塊木材，以藝術家的眼光直視女孩在面露羞澀的同時眼尾藏笑，女孩在攝影師男孩的要求下擺出幾個姿勢，轉頭望向站在男孩背後的他，羞怯地搗著臉說真不好意思。

他突然心底湧起一股惡意，看出女孩正同時勾引著兩個男人，好其想知道這個女孩是什麼滋味，與他經歷且傷害過的那些女人有什麼不同，究竟該怎麼做，女孩才真會打從心裡感到羞怯甚至是羞恥。

但當他又看見女孩眼尾那顆黑痣，原本打算施加在女孩身上的羞恥感便突然回到他身上。

對一個未成年且一臉童稚的女孩起這種念頭，他感到這是情場浪子與禽獸的差別。

他搖搖頭，走出工作室，撐起一把傘，走向外頭的山路，在細雨中點起一根煙。

一口比霧氣還濃比春雨還輕淡的煙隨著他的嘆氣飄遠，尼古丁稍微軟化他緊繃的肩膀，他撥開偶爾擋住他去路的竹枝，努力將注意力從肩頸交接處的疼痛轉移到對作品的思考。

<<彼岸的女人>>

自從受傷後，他整天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受困於激烈的疼痛中，他看過許多醫生卻沒有改善，有時甚至手麻而難以工作。

醫生說是受傷的頸椎壓迫到神經，需要做進一步的核磁共振，或許還需要開刀，但妻子過世後，他便沒有完成新的作品，也沒有新的收入，開刀手術風險過高，也許會斷絕他的創作生涯，他無法如此冒險。

手上的煙燒到盡頭，他想將煙蒂丟進男孩車裡，卻發現外面道路上沒有停放汽車或機車，他猜想女孩與男孩可能是從捷運站下車後，沿路閒逛，也許是看見四獸山頭雲霧繚繞，而跟著登山客的路線走向都市邊緣的山區，一路走向半山腰，來到他的工作室。

他的工作室位置並不高，只是特殊的地形與氣候使然，較為潮濕的日子裡，四周便被山嵐所籠罩，有時眼前的台北盆地只是一片蒼白，交錯縱橫的都市建築猶如毛玻璃上的細紋，在雲霧中僅剩輪廓，僅有城市中心的超高大樓像一根針，直直地插在盆地上，有時，令他覺得整個城市有如一個不斷抗拒改變方向的陀螺儀，忙碌地原地旋轉，那棟超高層大樓是軸心，而象山在城市邊緣拔地而起，便是一個置身事外的觀測點。

由於附近地勢突如其來變得陡峭，往來的車輛大多選擇不穿越這座山丘，到了雨天，人車更少，雨聲掩蓋風聲蟲鳴，遠方山下的車流靜靜地劃過一條條光痕，奔馳而去，在夜裡，這裡只被浪一般的雨聲所佔據。

他丟掉第三根煙，並往回走，正好看見女孩與男孩從他的工作室走出來，女孩已經換回原本的衣服，走到他身邊跟他道謝，男孩則是低頭整理背包裡的攝影器材，沒有與他交談。

他們兩人撐著雨傘，路燈打在濕滑的柏油路上，更顯出山路的陡峭，他們緊抓著路邊的欄杆，側著身體往下走，沒多久身影便隱沒不見。

他沒有打算告訴他們，山裡的夜黑得很快，他們恐怕找不到下山的路。

畢竟他們粗魯地打擾了他，且他向來不是一個溫柔和善的人。

入夜之後，他的門鈴響起，女孩與男孩又來到他門前。

一樣是男孩默不作聲站在女孩身後，女孩以天真無辜的表情告訴他找不到下山的路，求他讓他們借宿一晚。

「當然，這裡是都市邊緣。」

他說。

可能是淋了雨，女孩的頭髮與衣服都濕透了，他很願意站在窗邊看著他們被拒絕後沿路下山不知所措的樣子，也許還會發現周遭起伏的草叢全是墳墓而感到驚恐，但他卻違背了自己的意志，開門讓他們進來。

他在他們分別進入浴室洗澡後在工作室的地板上鋪上一層床墊，將沙發上的長抱枕擺在上面充當枕頭，囑咐他們不可亂動工作室的木材與雕刻，也不可以在工作室抽煙，便獨自走向樓上房間。

他們並不知道，為了防盜，他的工作室裡裝了數台針孔攝影機，在他上樓後，躺在床墊上的男孩將女孩拉往懷中，女孩枕在男孩手臂上，雙手高舉著單眼數位相機，逐格看著男孩所拍的照片，男孩側身以另一隻手握住女孩胸部，膝蓋上提放在女孩小腹上，以腳指夾住女孩內褲褲頭往下拉。

他無意偷窺他們，只是想確認男孩沒有在工作室裡抽煙，在男孩褪下女孩內褲時就打算關掉監視器，但當他看見男孩將頭埋在女孩跨下，而女孩笑著起身將鏡頭對準男孩，說要拍下男孩舌頭進入她體內的一瞬間，他感到突如其來心跳加速。

這是妻子過世後他第一次感到性衝動，來自一個肉體上並不吸引他的女孩。

是因為禁慾太久？

還是他已不再為妻子的死而感到悲傷？

他不曉得確切的原因。

他一直覺得所有女人做愛的神情都很像，妻子也好，他嫖妓的對象也罷，只要適度地讓對方進入狀況，最後都是五官擠在一起哀嚎，與被他傷害後的痛苦神情一樣。

但是女孩不同。

男孩翻身躺下後，女孩起身跨坐在男孩身上，調整姿勢的過程中，她一度彎腰咯咯笑，接著便閉起眼睛，滿足地在男孩身上搖晃起來。

<<彼岸的女人>>

此時他才發現，他從未與一個真正喜歡性愛的女性上過床。

妻子與妓女，前者冷感後者職業，無法抱著享受的心情迎接他，雖然在累積許多經驗後，他開始懂得要領，懂得如何溫暖她們冰冷的身體，讓她們感到炙熱，讓她們在激烈的浪潮中載浮載沈，然後呼喊，顫抖，痙攣。

但沒有一個像搔癢，像遊戲，像夏日傍晚蹲坐在庭院吃一塊西瓜那麼輕鬆愉快怡然自得。

強烈的空虛感蔓延至他全身，彷彿他從未被女性熱切地包容過。

他關掉監視器，走出房間走下樓，繞過樓梯打開後門。

外面的雨已停，取而代之的是沿著山坡翻滾而下的山嵐，他走到門外，在濃重的霧氣中點起一根煙，水氣混入煙草中，點燃沒多久便熄滅。

他再次點火，將煙靠在火苗上，用力吸了幾口，煙草沾濕後煙味變得較為苦辣。

夜風一路吹向這座陡峭的山丘，把整山的水氣全數往下刮，那些在路燈照映下一圈圈地往下翻滾的嵐霧像是漂流的靈魂，一個一個落入山下的小鎮。

他很慶幸自己搬來這裡，身在都市之中卻又不參與其中，四獸山像是尚未被都市降服的野獸，居住其上便是身處化外之地，若是他依舊住在鹿港，聽著那些被外界視為藝術家的木雕師父盡在名與利上打轉的言語，他也許更早之前便放棄了這門技藝。

他不喜歡鹿港，那是一個被外界特地標示為「傳統」且只能活在傳統中的城市，給予他許多創作上的限制。

他認為傳統唯一存在的意義便是要被打破，尤其鎮上的耆老說他們家出了吊死鬼，依據習俗，必須「送肉粽」，將他魂魄驅離至海邊，他勃然大怒揪著耆老的衣領，說不是意外死亡，是窗簾的拉繩意外纏住脖子，不是上吊，不是自殺，不需要「送肉粽」。

當天晚上，不等耆老們的討論做出結論，他便收拾行李離開鹿港。

會來到象山，並非出於計畫，他在某個週末下午越過半個台灣西部，跨過台北市中心，準備往東台灣前進，卻在市中心之後的地景中看見不遠處藏身於雲霧之間的象山。

他的童年時期與母親一起在南港度過，他的印象中盡是灰濛濛的天空與化工廠排放的滿溝七彩污水，此刻他環顧四周，卻看不見任何一個熟悉的地標，只有象山依舊是象山。

他只是為了前往山上的觀音廟祈求保佑，之後無意識地走上廟旁陡峭的山路，直到他感到精疲力竭而回頭一望，赫然發現整個台北的夜景正在他背後點點繁茂地燃燒著，在他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之際，這景象像一個天啟，他便決定回到故鄉定居下來。

他有意離群索居，刻意不與昔日友人來往，且這棟位於陡峭山腰上的小房子過於落寞，陰濕黯淡，昔日老友也總來探望他一次後便極少出現，他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這裡，一開始，在太安靜的夜裡，他不安地發出一些聲響來確定自己並沒耳聾，室內的光無法傳到遠方，只隱約照出窗外近景的輪廓，草木陰影交錯，向光面與背光面被切割出明與暗的不同面貌，再往外是無盡的黑。

無風的夜，空氣沈滯，天上星光顆粒分明，彷彿近在眼前。

他關掉燈，便看見林間流洩而出的螢火蟲，在原住民的傳說中，螢火蟲是死人的指甲，他相信這個說法，因為在流動的螢光中，他常聞到各種混雜的、悶悶的腥臭味，也許是某種動物在樹林草叢中腐爛，也許是公墓底下屍體的分解，到了仲夏的夜裡，潮濕悶熱之下，不知從何而來的腥味像極了下水湯的溫熱內臟味，彷彿某個看不見的巨人，正對著山呼出一口又一口溫熱的空氣。

房子裡只有妻子與女兒的牌位陪著他，他希望在此為他們刻一尊觀音，一尊慈悲寬容，會理解並原諒他們三人所有痛苦的觀音神像。

女孩走到他身後時，他正閉眼想像觀音神像的其中一個手勢。

女孩腳步聲驚動他，一轉頭只見女孩僅在上半身套一件寬大的T-Shirt，也許是覺得有點冷，雙手環抱在胸前，看著他。

他起身走近女孩，看不出女孩下半身是否有穿內褲或短褲。

女孩對著他笑，說：「老闆！」

謝謝你今天收留我們，你真是大好人。

女孩的身型與五官被濃霧抹淡，只剩一個隱約的外型，他想起剛剛目睹的性愛，衝動地站到女孩身邊，搭著她的肩，說：「小事一件，別客氣。」

<<彼岸的女人>>

」 他的手掌順勢滑過女孩的後背直到臀部，確認女孩在寬大的衣服下確實是一絲不掛，才收手轉身，走回屋內。

女孩並未受到驚嚇，反而緊緊跟在他身後，在他即將上樓梯時拉住他的手，向前一步，貼著他的臉頰，問：「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

」 「一起？」

」 「攝影師說，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一起……」 不等女孩說完，他便推開女孩的手，急速上樓走回房間，坐在床沿發呆。

過了一會，他又打開針孔攝影機的監視器。

男孩與女孩繼續未完的遊戲，在周遭已完成的、未完成的神像眼神的凝視下，男孩趴在女孩身上蠕動。

他全神貫注地看著畫面中央女孩臉上的紅暈與露齒的微笑，沒有發現畫面角落，有一個不屬於木雕神像或家具的黑影，從門口蔓延至工作室角落堆放廢棄木材的牆角，潛伏在女孩腳邊，安靜，且耐心地，等待某一種時機的到來。

<<彼岸的女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陳雪、楊澤、劉梓潔等名家推薦

<<彼岸的女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